

蜀江烽火話當年

韓 文 源

——四川淪陷前後的一段經歷

得失關頭最難忘

歷史在求真實，惟欲達此目的亦非易事。即就吾人所經歷者而言，常見時下所流行的一些回憶文字，與事實出入不小，或則聞人言而筆錄以充篇幅，或則據枝節以概其全貌。更甚者，則掩己之過，奪人之功，致使後之讀者，不得真知，無以辨其是非，更無從領取教訓，有失歷史之價值，莫甚於此。

筆者自民國卅五年起，承乏戡亂戰爭中鄭州綏署及陸總指揮所參謀長之職，協助劉經公（時）及孫德公（震）指揮重要戰役，迄今已卅年，猶能記其梗概，得失關頭，最難忘懷。我曾謂，敵非強大，我更不弱。然由於共匪滲透我中樞情報及作戰幕僚機構，以致判斷決策，均受嚴重影響，故使優勢變為劣勢，劣勢不能逃避打擊，時間愈久，我們逐次遭挫敗，既無第二線兵團為之補充，又不善用民間武力。使廣大之地域，受匪威脅控制掌握，地方政府，不能發生領導作用，民

為其用，軍受其困。我軍在戰場上，不僅要抗拒前方之敵人，且須防後側之襲擊，隨時隨地，受匪包圍，我軍作戰之困難，可以想見。回憶民國卅八年四川淪陷前後，在川中所親歷之重要事蹟，證明民心之能掌握運用與否，關係至為重大，確有一述之必要。蓋四川為八年抗戰基地，中央據此以獲最後之勝利，故人民對政府對領袖，概具信心。自古即稱四川為天府之國，地廣人衆，物產豐富。以人口言，連西康即近七千萬人，再加滇黔兩省則有約一億之人口。四週崇山峻嶺，險要重疊。而民心歸向，民情忠厚，最講義氣，更為難得之有利條件。茲將我個人與四川軍政各界相處的一段經歷略述如后。

單騎往見周瘋兒

民國廿九年冬，我統帥部為適應戰爭情勢，籌組遠征軍赴印、緬，會同英軍作戰，我接軍政部軍務司通知，已決定派我為新編第卅八師師長，準備開赴印、緬，當即計劃着手改編部隊。不

意三日之後，復接正式通知，奉令改接第卅二補訓處長（新編第卅八師改由稅警總團孫立人部編成），旋奉參謀總長何敬公（應欽）召見，面告接有瀘州周成虎師（川軍部隊）有異動之情報，事機迫切，不容稍緩，囑即日赴瀘州石洞鎮接事，查明實情，妥善處理。至夜九時抵瀘石洞鎮接事，詳情，我軍已沿江佈防警戒，所有船隻，均禁止過江，形勢緊迫，一觸即發，倘於此時肇事，內戰即將爆發，在樂山之川軍劉樹成師，亦將隨起響應。此種危急情形，極為機密，鮮為人知，如一旦風聲謬傳，四川之袍哥社會，甚易以訛傳訛，釀成騷動，如被奸人利用，後患不堪設想，後方動搖，前方向以抗戰。

我因之決心效單騎見周之先例，一圖與對方面談，乃拿起電話筒與周成虎通話。按周在川中友人背後，均呼為「周瘋兒」，傳說其人神經有些不正常，難以說話，惟至此時，我亦顧不得其為人如何，非與之一見面不可。當電話接通後，我在電話上自我介紹：「我是韓文源，奉委員

長 蔣公令，接長第卅二補訓處，明日單身過江，專程與您老兄一談。並謂我方沿江警戒，已下令撤除等語」，周成虎立即表示歡迎之意。次晨如約過江，見面後，我便開門見山，請問他對中央有何不瞭解之處，坦白直言，我當答復研究解決。周旋即滔滔不絕，一一說出若干空穴來風之事。窺其意，不外認為中央歧視川軍，將有不利之舉，所探行動，乃屬自衛。經我一一解釋，拍胸保證，我說：「中央絕無對老兄稍有歧視之意。我輩今日，只有團結一致，服從政府，參加抗戰，何有彼此之分。」周立即答話說：「老兄如此說來，一言為定，我絕對服從中央，聽命領袖……」此時陳明仁係預備第二師長，駐瀘州以南，聞我到瀘，亦趕來相見，三人握手言歡，滿天雲霧，至此烟消雲散，遂急電報告委員長經過情形，瀘州宣告無事。



民國三十八年春本文作者（右）
任川鄂邊區綏靖公署副主任時與
孫主任震（左）在宜昌合影。

五通橋前又一關

過三個月，中央軍經樂山開赴西昌，劉樹成阻止不准通過，奉委員長電令我部接防樂山，我奉命後立即開拔向樂山行進。我率主力經五通橋，另以一加強團偽裝之化學兵隊，經馬蹄井向樂山作戰備行軍，迄我抵五通橋後，劉樹成派其中校團附徐某代表前來見我，面稱：「敝師長請貴軍至五通橋為止，如再進一步，槍響恕不負責等語」。我思抗戰基地，決不容有戰事發生，以免影響前方（按此時，中央已作萬一準備，成都軍校學生已發槍彈，暗中計劃編組為作戰部隊），我決心仍採取單騎說服政策，向劉樹成的代表說：「我於明日單身赴樂山與貴師長面談，我的坐車也不開去，請用貴師長的車來接。」以示此來無惡意。次日，劉果派車來接，我之左右相謂，此行不如瀘州，太過冒險。我想既不能開啓戰端，只有以談判解決，仍照原意到樂山赴約晤劉。俟抵樂山後，劉之便衣多人，重重在外注視我發言。我先請他發表意見，劉之面貌似一老婦人，短於言詞，乃由劉的參謀長汪某發言。所說都是一些對中央不諒解的事件，經我一一解釋，似仍不能滿意，不提讓防接防問題，我乃提出具體可行使其放心的方案。

因為劉湘的重要軍械物品倉庫，皆在樂山，彼等深恐遭受意外，不便明言。我乃向劉樹成，稱讚劉甫公（劉湘字甫澄，川人均稱他劉甫公）統一四川，效忠中央之偉大精神，抗戰軍興以後，甫公到京晉謁委員長，宣稱四川可以担任出五

百萬壯丁，為國家效死，所有人力物力，皆可貢獻國家，擁護抗戰，為川人爭取光榮，舉國欽敬。兄等應繼續甫公精神，為國效力，諒亦同意。我之提案，我先開一個團到城內，表示已進駐樂山，貴師部隊暫不開動，可環繞我軍駐紮城外。貴軍如有一槍一彈損失，我願負責加倍賠償。我與兄則先電呈委員長，報告彼此已交防接防，俾釋中央懸念，劉見我精誠不偽，乃慨然允諾。除先即電呈外，我乃專程赴渝報告委員長，詳陳經過，並陳明劉之忠實服從決無問題，其中誤會，乃多由情報不實，類多揣測虛構，請委員長賜函帶回，嘉慰一番，俾安其心。

及後我將委員長手諭帶回到眉山時，劉樹成率領師部人員軍樂隊郊迎，至為熱烈。劉樹成原駐樂山之部隊，亦相繼開赴指定防地。所有庫存軍需物品，我們都聽他從容搬遷，大約半年始告搬遷完畢。以後直到抗戰勝利，我和劉樹成相處均極融洽，謠言亦不再有。我雖未開赴印、緬，參加遠征軍作戰，然數年間與川軍川人，精誠相處，毫無猜疑，使抗戰之大後方得以安定，上釋極峯之懸念，下除隱患於無形，長官同僚對我頗為讚譽。我則認為應當繼續努力，以報效黨國之栽培。

川局潰敗因羅宋

中國向來有句傳言：「天下未亂蜀先亂」，但是民國三十七年戡亂期間四川所表現者，則為天下已亂蜀未亂，適與過去傳言相反。此與抗戰八年四川為基地，終於得到最後之勝利關係至鉅

。川人既對我政府信仰堅定，故認為四川可以穩住，奸匪分子不易煽惑。因此大家對最後確保西南之決心，均極為堅定。而何以淪陷如此之速，却有另一癥結所在。

民國卅七年冬，中央重視防衛西南，固守四



民國三十九年春本文作者（右三）與楊惠公（右四）孫德公（右五）奉命來台後，在高雄參觀水泥廠時留影，右起第二人為廠長周庚森先生。

川，乃在宜昌設川鄂邊區綏靖公署，調鄭州陸總指揮部主任孫震上將為主任，我亦因抗戰時期與川省父老相處甚為融洽，於是奉命由鄭州綏靖公署參謀長調為川鄂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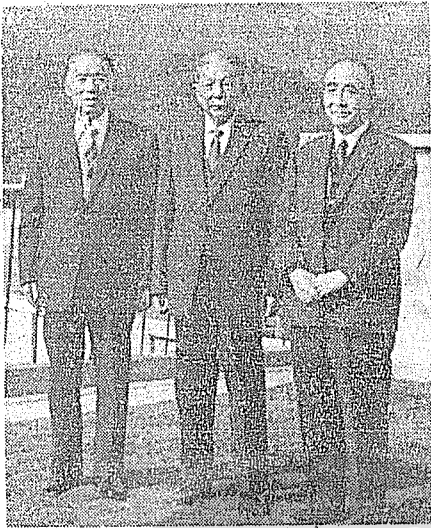
署副主任。我們所指揮之部隊：僅國軍第六十師

（原屬宋希濂部），及第二三師（師長陳瑞鼎，在四川新成立），另原屬潘文華部之直屬潘、張、冉三個獨立旅，皆係殘缺亟待補充之部隊，而事實上張、冉兩獨立旅，早由華中剿匪總部調至武漢，又原屬鄭州陸總部指揮之孫元良兵團第四一、第四七兩軍，則在河南蕭縣永城突圍後殘破，亟待集中整補，無法使用。在此籌組部隊期間，襄陽、樊城已於卅七年七月為陳賡匪軍攻陷，而荊門當陽相繼失守，第七十九軍軍長方靖於荆、當戰事失利被俘。民國卅八年一月廿日首都廣播，公佈政府下令停戰，總統即將引退，大局愈趨混亂惡化。及至二月七日，接川鄂綏署沙市聯絡軍官密電：宋希濂已將調回沙市之第十三綏靖區王司令凌雲扣留，將王司令所屬第十五軍、及豫西民防部隊改編，並有對宜昌本綏署不利之傳聞等語。為避免與宋部衝突，乃將本綏署移至三斗坪。二月十六日，宋希濂親到三斗坪本署，出示國防部電文，謂奉上級指示，重點偏西，因此其司令部改駐宜昌。而本署為整編部隊，不能不移駐四川萬縣。宋司令希濂所屬共有六個軍（第二軍、第十五軍、第七十九軍、第一二二軍、第一二四軍、第一二八軍），為退入川鄂邊區最強大部隊，實為固守川東之主力量，與川鄂綏署所指揮之兩師一旅殘破亟待補充整補之部隊相較，不啻霄壤之別。但是竟被劉匪伯承一舉攻陷其司令部所在地恩施，所有部隊均未接觸，即紛向川東潰退，影響四川西南整個全局不可收拾，言之痛心。

宋希濂心存妄念

川鄂邊區綏署在宜昌成立後，總統曾有電令由主任孫震上將召集湘鄂地區所有綏靖區司令六人開會，研討共同作戰，防守西南之計劃，殷望資深之孫震主任（保定軍校一期畢業）領導統一作戰，無如當時之水陸交通混亂阻塞，致令難以召集。宋希濂於此時手握重兵，內心不悅，自意外料中。而傳聞其司令部中有一鄂籍參議，以蘇秦、張儀之流自居，常向宋希濂誇讚，說宋雄姿英發，貴冠一時前途遠大等語，以致宋希濂終日心猿意馬，蓄意編併友軍，強大自己，使新歸指揮之部隊心存畏懼，無意作戰。前在沙市扣留王凌雲，已傳遍全軍，復於卅八年八月八日，在巴東將第一二四軍軍長趙援、副軍長伍重岩扣留（趙係軍校四期學生，原任華中剿匪副參謀長，組成第一二四軍後，由華中剿總撥歸宋希濂指揮），另派新人接替改編。越二月，復將防守巴東之第二二三師師長陳瑞鼎調職，陳瑞鼎所屬兩個團長亦在一週內更換。陣前換將，兵家所忌，此等處置，無異自毀長城，為淵驅魚。匪軍遂於十一月二日攻佔巴東城。巴東為鄂西恩施之惟一重要補給港口，凡由重慶、萬縣向鄂西前線補給之軍需物資，均在巴東卸下分送各部隊。自巴東陷落，宋希濂軍不僅補給中斷，而其恩施司令部所在地左側之門戶大開，匪軍即由此乘虛直撲恩施，一時宋之司令部倉皇失措，無以應戰，遂向西陽、秀山潰退。首腦既被攻破，指揮無主，前線各軍頓感後方截斷，無從秉承，遂不經接戰，紛紛

各自撤退大江以南，川東防守，由此崩潰，各軍無秩序無計劃，各自向川境撤退。利川之湖北省主席朱鼎卿所部第廿兵團，亦因牽動，向萬縣撤退。長江南岸如此潰退，迅速使匪軍在毫無抵抗下輕易竄入川境。北岸之巫山、奉節、雲陽各地側背，隨之受匪威脅。至此本署奉顧參謀總長暨公電令，關於湖北、河南（趙子立）兩省主席所部、及宋希濂潰退到北岸之各軍，概歸孫震主任統一指揮。值此南岸匪軍深入之際，我北岸防守部隊，仍固守陣地，未為所動。及至十一月中旬，廣西桂林失陷，貴州黃平亦被匪軍攻佔，而宋主任希濂已退至南岸之彭水白馬，重慶萬縣間之



楊森將軍（中）孫震將軍（右）與
本文作者（左）最近在台北新店楊
公館合影。

連絡，有被截斷之虞，川鄂綏署所指揮各軍，不能不重新部署。而我之眷屬始乃於此時決定先送重慶，內心悲憤，不堪言狀。十一月卅日晨，始與重慶接通電話，宋之潰退部隊已過江津，成渝交通，有被追擊宋部匪軍截斷之危險，重慶至此，乃不能不決定撤退。川鄂綏署旋奉參謀總長電令，所屬部隊由萬縣移大竹、墊江、鄰水。所遣萬縣及其以東防務，則交由朱鼎卿、趙子立所部輪流接替。以後不得不繞道逐漸向川西撤退。於是因重慶宣告陷落，川局震動，是皆由於宋軍鄂西防線首先崩潰，而引進匪軍迅速入川，以致最後固守西南之全盤計劃，為之打破，此為重要之因素。

羅廣文如此開會

川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為孫上將震，副主任則有董宋珩、孫元良、羅廣文、及筆者四人。董未指揮部隊，我與孫元良所指揮之部隊，皆係新兵整編，補訓尚未完成。惟羅廣文之四個師，整編訓練，已一年有餘，戰鬥力量較強，除宋希濂所部外，羅廣文部實為川中惟一之主力部隊。民國卅八年八、九月間，大局情形愈趨惡化。湖南長沙方面，程潛及陳明仁兵團叛變，福建之福州淪陷，贛南之大庾嶺不守。甘肅、青海亦相繼淪陷，匪將直趨隴南，撤退至漢中之西安綏署胡主任宗南，建議國防部，將羅廣文兵團調隴南防堵，改歸西安綏署指揮。國防部乃決定羅兵團除留一部（第一四〇師）仍在川東北城口、萬源防堵外，其主力三個

師，即由川東開赴川西之平武、青川，對隴南設防，歸西南長官部直接指揮。川鄂綏署據此，乃從新部署：以在萬源、城口之第一四〇師，巫溪之第二三五師（原潘文華部），及西南長官部新令調撥集結達縣之第一一〇軍、廿軍、廿一軍（皆係新兵）為左兵團，由我兼左兵團司令，指揮擔任萬源、城口、巫溪間防務。另以第四十軍、第四十一軍、及巴東北岸之湖北保三旅、保四師為右兵團，由孫元良兼司令，自巫山長江北岸向巴東北岸推進，並準備進出秭歸、興山之線。越日，余乃馳赴大竹接羅廣文指揮所之任務。抵大竹當晚，羅正忙於準備開拔，召集營連長以上幹部會議，未與我晤面。次晨，其所部一團長（過去曾為我部隊之營長）來見我，我問他昨晚參加會議情形，該團長答道：「昨晚會議殊出意料，司令官自始至終，大發牢騷，會至夜半後二時始散云云」。余聞之殊為駭異，暗中自謂，羅廣文兄何以會如此？此何時也？為將者責任在身，對部下只有激勵策勉，何能發出怨語，須知在上者怨一聲，在下者怨起百聲矣，將來如何維持軍紀，不勝杞憂之至。果然，我部向川北轉進時，就親身遭遇之事看到，羅部軍紀敗壞到達極點。十二月五日，孫主任偕余率所部奉令自大竹出發，經廣安、南充、西充、鹽亭、三台向綿陽前進。十二月十日午抵綿陽，接成都國防部電話，囑即日赴成都參加會議，晚九時過新都附近之大橋，過橋完畢，即見有數槍兵持槍阻止呼喚下車（此時我以為遭兵變劫持），乃相率下車，我問：「你們為什麼阻止前進？你們係何部隊？」

該兵等說：「你們的車，在對岸橋頭將我們的守兵撞傷了，不准走」。我答云：「並無此事」。但該兵等橫蠻不講理，強將我等帶至其營部，只好隨之而去，此時不知彼等扣留之真意在。我乃發問：「貴部係屬何部？」彼等答云：「第四兵團」。我心中暗喜有辦法了，乃云：「請與你貴兵團司令通一電話」，但答云：「司令官不在」，我又云：「請與你參謀長通電話」，又答云：「亦不在」，我最後則云：「那就請營長通電話」，彼等亦云：「營長也不在」，此時我暗忖糟了，兵變了，忽而兵羣中後面有一人較大聲說一句，「事到今天還要客氣嗎？」我心裏知道他們的用意了，乃問同行高參劉大元兄，隨身帶有大洋（銀元）否？劉曰約有百元，我乃囑悉數付之，並謂如我軍真有撞傷之處，請以之自行醫療可也。果然，這一付款成功解圍了，始將我等放行。該批守橋士兵，即為羅廣文之特務營，照理特務營為司令之貼身親信部隊，軍紀訓練應為全軍之冠，何以胡作非為至於此極，是類部隊，尙能言作戰乎？嗣後，我調查其軍中情形，據告自大竹出發，沿途官兵相互埋怨，責怪上級，再加以長途行軍疲勞過甚，等於火上加油，此所以羅部早已失其戰力。反觀胡宗南所部連日在綿陽、成都間往返數次，天雨濘泥，部隊衆多，而各軍之行進，井然有序，官兵未聞有怨言者，以此訓練有素，戰鬥力堅強之胡宗南部隊，只因奉調太遲，未能集中作有計劃之主動使用，一顯其戰力，可惜可痛！衡諸羅廣文部隊紀律之廢弛，真不可同日而語也。

奇怪的裁員方案

民國卅八年四月，環顧大局敗壞，我二次離家又已十四年，老母年已八十，未得一次省侍，衷心憂痛，朝夕不安，倘有萬一，則將人天永隔矣，瞻念及此，乃決心請假自防地回黔省親。奉准後，路經重慶，晉謁張長官岳公，陳述個人固守川康防衛西南之計劃，蒙示：有關軍事方面者，請與錢副長官大鈞商談云云。

越日，即接長官部通知，請我列席長官部會議。余以川鄂邊區綏署副主任身份被約參加會議，貢獻意見，深感長官垂愛重視之殷切。乃屆時參加會議，先聽取長官部各處長之報告，至總務處長報告時，則謂經費困難，擬行裁員云云。此時余之內心如火燒胸，痛憤難抑，乃不顧一切，起立發言，略謂：「……今日大局如此逆轉，我中央能掌握者，在西南地區僅剩川、康、滇、黔四省。而川省地廣人衆，物產豐富，民心歸向，爲各省之冠，如能固守，即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總統。今中央已遷台灣，凡事應自立自強，不必再拘守法令，請問今日裁員，每月能省幾何？」該處長起立答謂：「每月能省七千餘元大洋」。聞悉至此，憤不可遏，我乃急不擇言說道：「此七千餘元由我籌負，今日川省猶在我手中，每月七千餘元區區之數，何致無法籌辦。」一時會場全體爲之啞然失色，對我注視，無一語答辯。我乃放聲大呼，提出一口號：「我們擁護張岳公主持西南大局，凡事不必再向李代總統請求，以免遲誤。能守住川、康，保衛西南，即對得起中央，想總統蔣公當更

爲欣慰云云。」至此，我提出具體意見數點：

大聲疾呼陳三策

(1) 四川周圍崇山峻嶺，天險層疊，有若干地方，確有一夫當關，萬人難攻之勢。只要交通要道，派若干技術小組分路出發，作百里縱深破壞，於必要關隘構築工事，即可以少數兵力，防阻匪軍來犯。匪之大部隊及重武器。既難通過，如有少數部隊侵入，我以現有部隊配合民間自衛力量，決可將其消滅。證以長江北岸防線，我防守部隊，雖多係新兵，然能破壞交通，防阻險要，匪雖頻頻侵犯，均未得逞。四川有這些天險，儘可大加利用，不可忽視，此爲必須趕辦者一。

(2) 胡主任宗南所屬數十萬之精強部隊，其主力應儘快向四川集中，保衛川康，穩定西南。如此衆多之大部隊，其調防轉移時間，最快須三個月，川陝間只有一條公路，可供重武器及輜重運輸，遲則難以完成其任務，此爲必須趕辦者二。

(3) 長官部應速宣佈川、康西南各省，實行戰時體制，因時因地，獨立行事，能保守住川、康，穩定西南爲急務，決不容許再有遲疑。至如何編訓民衆，加強生產，控制經濟，以應軍需，則請長官部速擬辦法，通令施行，此爲必須趕辦者三。

余大聲急呼說完後，全體贊同，照提案通過速辦。詎知越月，我由黔返防經重慶，到長官部追問辦理情形，尙未擬辦，直至十月命令始下達，然爲時已晚矣。及至十一月廿六日，劉匪伯承部隊已攻陷綦江，羅廣文部放棄南川，重慶情勢

危殆至極，乃用汽車緊急趕運第一軍先頭師（第一六七師）之第五一〇團、第五〇〇團兩個團，到達海棠溪南溫泉之線，佔領陣地，阻擊犯匪。雖有斬獲，然後續部隊未能到達，而匪之先頭部隊，已過綦江，直撲江津，咸、渝交通，將被截斷，重慶自難孤守。此時胡宗南軍部之主力軍，尚在川陝公路上行進，先頭部隊在重慶，後續部隊在秦嶺，形成數百公里之一字長蛇陣，如何能指揮進擊，此在戰略上之被動，乃無法挽回戰局之事也。來台後，胡長官宗南曾兩次約我餐敘，回憶往事，只有付諸嘆息，惟我鄭重申言，保衛西南之戰，其失敗，胡公宗南並無過失。所知所見如此，其或有助於留心史事者之參考歟？

從事實看川人忠義

痛定思痛，四川之淪陷，由於宋希濂之私心作祟，首先崩潰，未加抵抗，使匪軍得以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影響胡宗南部未能向川東集中出擊，穩定戰局。其次羅廣文部，軍紀廢弛，軍心渙散，自難期其作戰。而長官部之副參謀長劉宗寬，原為楊虎城之外甥，乃係共匪之間諜分子，其所作所為，自多有利於共匪。距今卅年，痛念過去，不能忘懷於四川淪陷之原因，固有其痛心處。但是令人感念不忘之往事，更有補充之必要：自重慶撤退，全國為之震動，認為最後保衛西南，已屬無望，然四川民心傾向中央，迄未有變。當我們率部由大竹經廣安、南充、西充、鹽亭、三台向綿陽轉進時，沿途見民心所表現者，紛起組織民間武力，準備抵禦共匪，未聞一語

埋怨中央政府，更未見有奸匪地下組織出現。而胡宗南所屬各部之眷屬數以萬計，分散投宿寄居於沿公路兩旁之祠堂廟宇，或借住民房，其悲愴淒涼之情況，固不待言，然未聞有被亂民騷擾劫掠者。

猶記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孫主任震與我及隨從人員僅三部車，由建興場出發，經鹽亭將抵三台，至距城廿里處之田邊子，已夜間九時，對三台情況不明，乃以電話與三台縣議會議長龍傑三通電話，問縣城一般情況，據云：專員縣長已離城他去，此間已成真空狀態，公等如欲通過三台，難以保險，有否潛伏奸匪分子，未敢肯定云云。但通往綿陽只此一線公路，非經三台縣城不可，而此時地方治安，概由民團派隊防守。龍傑三議長為顧慮萬一起見，乃派員至城外相迎，該員即偕我等通過三台，至離城卅里之豐谷井宿營。此時三台已成真空三日，如有潛伏分子，當早已張明宣佈佔有，而我們之夜過三台，不亦落入虎口？但是我們仍然安全通過，未受任何阻擾，是亦可見民心始終傾向我政府之可愛可貴也。

范紹增臨危受命

又當我們抵達大竹之次日，即接奉國防部電令，派范紹增為川東挺進軍總指揮，從事游擊，歸川鄂綏署指揮。范紹增為大竹人，對地方情形固甚熟悉，然事前毫無準備，又無可供使用之軍隊，我對他所奉使命，能否達成任務，頗感懷疑。越日，范由重慶抵達大竹來見，我問其帶有何部隊，彼答云，部隊已隨後來矣。稍頃，我與范偕

同出視，但見男女槍兵數百人，奇裝異服，有似演戲。而一般豪俠氣概，望之令人欽佩，殊亦難得。我於此問范曰：「兄此來有何把握？」彼答云：「大局至此，只有向前一幹，去報效國家，別無話說」。言簡意賅，忠勇之氣，表露無遺。

次日，即率其形形色色之五花八門部隊，向東行進，綏署並派一無線電台隨行，俟我等抵南充時，即接該電台報告，情況不利，此後消息即斷。范自亦隨之犧牲矣。范在四川為極有名望之袍哥領袖，待人接物，向極豪爽，一擲萬金，毫無吝色。自民國廿四年中央軍入川後，對政府對領袖，極為忠誠，證以此次臨危受命，冒險不辭，確屬難能可貴，亦可見四川民心之忠於政府。可謂天下已亂蜀未亂，中原板蕩見忠貞。蜀人之心，可以彰百世，勵千秋，值得史家之大書特書也。

李振拍案出粗話

卅八年十二月十日，我們到達綿陽後，即暫住縣府內。與各方連絡：得知東路匪軍已過內江，九日陷資中，在資中資陽間與國軍對峙。川南情況不明。川北匪軍已進抵朝天驛、廣元、昭化地區。旋接成都電話，囑赴成都參加軍事會議。行前曾與孫震主任往晤駐綿陽之第十八兵團司令李振，詢問他所屬各部隊分佈情形，彼此交換情報，以利指揮。詎知李聞言後，乃拍桌大罵曰：「丟娘媽，我當甚麼兵團司令，我只有一个特務連云云」。我與孫主任相顧驚異，不知所答，乃敷衍應酬數語告退。李為粵人，我在鄭州時彼為師長，率領所部由粵北上，經鄭州赴陝歸胡主任

宗南指揮，三年之間，升至兵團司令，上峯器重，不為不殷，何以竟發牢騷至此，真不可解，我內心不禁憂從中來，及後，由成都西進中，李振果然叛變。

十日夜十時抵成都，在客廳謁墨公參謀總長，會談時，昆明飛機場長來報，盧漢叛變，而川南郭汝瑰叛變消息，亦隨之而來。大局日趨惡化，昔日厚蒙政府培植之幹部，而今竟喪心病狂，認賊作父，言之痛心，奈何奈何？

蜀中山水最關情

初在萬縣時，與孫主任德公（孫震將軍號德操）談及大局至萬不得已時，只有率所部退至滇、緬邊區，徐圖反攻，以待局勢之變化。故我之眷屬，除婦孺四口在劉匪伯承攻陷彭水後，始先送台灣避亂，其餘較大三男孩則到成都，準備隨我行動，區區之心，只要一息尚存，決與共匪拼戰到底。暗藏軟底鞋若干雙，以備翻山越嶺之用，自始至終，毫不遲疑。詎知在成都開會後奉令：川鄂邊區、川陝邊區兩綏署撤銷，所有部隊，統交由西南戰區長官部副長官兼參謀長胡宗南指揮，並奉令派一專機送楊惠公（楊森將軍號子惠）、孫德公、及我三人與所屬必要人員，於十八日由成都北門外鳳凰山起飛赴海南島，十九日再飛赴台灣。抗戰勝利後，參加戡亂之戰，於此告一段落。來台迄今，已廿七年，午夜夢迴，每不忘蜀中山水，更難忘蜀中人情。楊惠公、孫德公與我三人，皆係在川忝負軍職，最後正式奉令交出部隊，同機來台者。我們每次聚首談到四川與

抗戰，總統 蔣公對於我們愛護培植之德，更是終生感念不忘，但每一念及戡亂戰役之挫敗則不勝慨嘆。去年（六十四）年楊、孫兩公華誕之會

（兩公生辰皆在農曆正月），囑我為文以記離川之經過，拖延整年，今始交卷。遺漏之處，在所難免，尚乞中外雜誌讀者諸君不吝指正。是幸。

臺灣合會儲蓄公司

服務平民大眾 輔助中小企業

營業項目

現金存款	乙種活期存款	通知存款	定期存款	活期儲蓄存款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存本取息儲蓄存款	定期放款	定期質押放款	中小企業中長期貸款	中小企業外銷專案貸款	匯兌	代理收付款項	代理售公債及代付公債利息	代客買賣股票及債
------	--------	------	------	--------	----------	----------	----------	----------	------	--------	-----------	------------	----	--------	--------------	----------

業務特色

- ◎ 會合放款：不著重往來，不偏重抵押，是整借零還的信用貸款。
- ◎ 會合存儲：零存整取，利息優厚。並可隨時中途取整及恢復儲蓄。
- ◎ 中小企業金融部，辦理中小企業貸款。
- ◎ 儲蓄部兼營證券經紀業務，代客買賣上市各類股票及債券。
- ◎ 總分支機構，遍佈全省各地，匯通便利。
- ◎ 將營業廳櫃檯業務及服務延伸至府上。

總公司：重慶市北碚路一段七二~四七號
電話：三七一四二（十二線）·三六一四一（十線）